

## 《弇州山人四部稿》版本发现与考辨\*

许建平

**内容摘要:**笔者在《王世贞全集》的整理过程中,与课题组同仁发现了以往鲜为人知的《弇州山人四部稿》的四种版本,经核对考辨,初步认定为:万历五年秋太仓刊刻的一百八十卷无序本;万历五年秋之后刊刻的一百八十卷音义批注本;万历十四年补刻的《附遗家兄元美书》和《世贞记》的一百七十四卷本;万历十四年之后刊行的《弇州集》一百九十卷本,纠正、完善了此前旧说,从而使《四部稿》版本面貌更趋完整、清晰。

**关键词:**王世贞 《弇州山人四部稿》 无序本 批注本 弇州集本

王世贞主要著作之一《弇州山人四部稿》(以下简称《四部稿》),学界一般认为有万历四年、万历五年两种版本,前一版本是王世贞于鄞阳任上整理刊刻的本子,共一百八十卷。后一本子是王世贞被弹劾而“回籍听用”后整理的世经堂刻本,删去了万历四年本最后六卷,即《燕语》上中下三卷,《家史野乘考误》上中下三卷,成为一百七十四卷。两个本子皆有汪道昆序<sup>①</sup>。近来查阅《四部稿》,发现了四种此前鲜为人知的版本:无汪道昆序的《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八十卷本、带少量音韵批注文字的《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八十卷本、附世懋书和“世贞记”的一百七十四卷本和《弇州集》一百九十卷本。

### 一、万历五年秋一百八十卷无序本《四部稿》

笔者于2013年8月间,在国家图书馆无意间发现了无序的《四部稿》。一百八十卷,目录十二卷,三十二册,索书号13394。书封面大黑体字:弇州山人四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王世贞全集》整理与研究”(12&ZD159)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关于一百七十四卷本刊刻的时间,因该本载汪道昆于万历五年润八月写的《序》,故学界一般认定为万历五年刻本。而事实上,汪道昆是为一百八十卷本写的序。因序文多有褒语,故王世贞将其移至一百七十四卷本。说明移植时间的惟一证据为万历十四年《世贞记》刻本。该刻本付梓时间为万历十四年,即一百七十四卷本可靠的刊行时间当为万历十四年,详见本文第三节。

部稿。开卷首页即“弇州山人四部稿目录”，无序文。目录卷七“西乌夜飞”后缺一页目录。第一百七十四卷后的目录为“燕语”上中下三卷，“野史家乘考误”上中下三卷。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有竖行线，半叶十行二十字，版心上端“弇州山人稿”，下端“世经堂刻”。

这部书的最大特点是无序文，所以无序文可能有两种原因。其一，书刊刻时，尚无序文。其二，原有汪道昆序，流传过程中，删去了序。后一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一来，就常理推之，序文往往有利于书的传播和销售，所以书商常常假造序文以张声势，而不会将序文无故删去。二来，汪道昆对王世贞极为推崇，其序言多誉美之辞，使《四部稿》增声有加，王世贞自家书坊世经堂又何必删去呢？三来，就我们目前见到的《四部稿》一百八十卷系列版本中，仅此一种无序文，其他皆为汪序本。不仅如此，就连一百七十四卷系列（汪道昆序是为一百八十卷本所写，序中明言“其卷百八十”）<sup>①</sup>也皆刻有汪道昆序。其传播的事实可证明我们上述推断的可靠性，也说明该版《四部稿》刊刻时尚无序文，其时间当在我们见到的刻有汪道昆《弇州山人四部序》的一百八十卷《四部稿》之前。因于国内外图书馆仅此一见，故知是一种稀见的珍本。

那么，无序本当刊刻于何时呢？其最晚当在王世贞收到汪道昆序文之前，最早则是王世贞《四部稿》的最初刊刻时间。汪道昆《弇州山人四部稿序》末尾落款“万历五年闰月望日新都汪道昆序”<sup>②</sup>，说明序写于万历五年（1577）闰八月之十五日<sup>③</sup>。

需注意的是，写序的落款日期，并不等于王世贞接到序文的日期；接到序文的时间也不一定等于刊刻成书的时间。按常理，古人交通不便，路途送递需要时日。刊刻书特别像《四部稿》这样的鸿篇巨制，制木板，写字，刻字，印刷，晾晒，装订成册，也需要不少时日。所以书刊刻出来的时间要比写序文的时日要晚一年半载。还有一种可能即在原刊本《四部稿》之上加刻序文，这样可节省刊刻过程的时间，但最晚当不会晚于王世贞收到汪道昆序文的时间，这个时间按常理推测不会太长，约二个月左右，即万历五年闰八月十五（实际为万历五年九月十五）后推两个月，就是万历五年十一月前后。这个无序文的《四部稿》最晚刊刻时间为万历五年十一月，那时，王世贞已回到老家太仓近一年了。王世贞在写给吴国伦的信函中，提到汪道昆赠序事：

①汪道昆《弇州山人四部稿序》：“其分部者四，其卷八十，其莢六十有奇。”见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本卷首，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世经堂万历五年刻本。

②汪道昆：《弇州山人四部稿序》，见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本卷首，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万历五年刻本。

③万历五年闰月，是该年八月。夏燮《明通鉴》卷六十六：“万历五年……秋八月……闰月……是月，刑部尚书刘应节罢。”又《明实录》卷五十二：“万历五年闰八月……辛亥刑科都给事中周良寅劾刑部尚书刘应节，不考察恤刑属官，云南参政罗汝芳进表，事完出城潜住，应节往与禅。

近伯玉司马忽寄一书来,中为弟叙《四部稿》最为高古,但奖饰过甚,引拟不伦,或恐增少年笔舌耳。弟在郟中已作比丘行径,但不能绝酒肉。今来转更泊然,而世求我于声色名利间,直大耳三藏也。<sup>①</sup>

从“弟在郟中已作比丘行径,但不能绝酒肉,今来转更泊然”中知,“今来”已不在郟中,而是“回籍听候别用”,时间为万历四年十月之后<sup>②</sup>,回到太仓已当年十一月矣<sup>③</sup>。由“而世求我于声色名利间”一语得知,他在太仓的行为,世人间有了“追求声色名利”的议论,且传到世贞的耳中,说明已在太仓呆了一段时间了。

《四部稿》最初刊刻的时间在万历四年六月,王世贞已将一套四部稿作为礼物赠给绕道前来探望的他的弟弟王世懋了。王世懋在给兄长的书信中写得很清楚。

世懋以丙子岁六月,受《四部稿》于郟邸。奔走终岁,卒业舟车间,未遑窥作者之奥也。<sup>④</sup>

“丙子岁六月”即万历四年六月。王世懋于万历四年六月,在郟阳王世贞官邸,得到哥哥的《四部稿》,这个《四部稿》究竟是手稿本抑或刻本?先看王世贞在郟阳任上写给陈玉叔的一封信:

今年梓拙稿成,得百八十卷。所刷行既少,而道远,重虞去人装,聊上说部一种之半,或足佐握麈耳。<sup>⑤</sup>

此信写于郟阳任上,信中云:“郟中为蜀山馀支,虽道路非邈,而叫窾径庭、鳞羽羞缩,不腆之好不能借通一介。”说明此时王世贞在郟阳任上整理并刊刻了一百八十卷的《四部稿》,由此而知,王世懋于万历四年六月,在郟阳王世贞官邸,得到哥哥的《四部稿》是刻本,而非手抄本,时间是万历四年六月。

那么,这个无序本是否为万历四年六月的初刻本呢?答案是否定的。因近来于韩国国民大学图书馆意外地发现了书末为《艺苑卮言别录》十三卷,《皇明盛事述》三卷、《皇明异典述》三卷的一百八十卷《弇州正集》本。此本与王世贞于万历四年四月写给徐子玉信中所言《四部稿》的卷目卷数完全一

①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九十二文部、书牋“吴明卿”,上海图书馆藏万历五年本。

②《明实录》万历四年十月条:“戊辰,罢福建巡抚都御史刘尧海、南京大理寺卿王世贞,以刑科都给事中杨节劾尧海贪声大着,世贞大节已亏也。”

③王世贞自郟阳回到家乡太仓,已是万历四年十一月事,《续稿》卷一百五十三《祭黎惟敬少参文》:“丙子之冬,纳节归耕。君时起告,访我园亭。”沈明臣《丰对楼诗选》卷三十二《丙子嘉平月十一日,王廷尉元美弇州园值南海黎秘书惟敬、闽中马任子用昭,同通州卢山人子明,姑苏张太学幼于、周太学懋修,太仓陆山人楚生、曹山人子念,分南字》。

④王世懋《遗家兄元美书》,韩国藏《附遗家兄元美书》、《世贞记》本《弇州山人稿》一百七十四卷卷末,明万历年刻本。

⑤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八十九文部书牋“陈玉叔”,见国家图书馆藏《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八十卷本,索书号 13394。

致<sup>①</sup>，故知书末六卷为《皇明盛事述》《皇明异典述》的《弇州正集》本，才是初刻本。而无序本《四部稿》与王世贞于万历五年秋写给徐孟儒信中所言“校正拙集”后的《四部稿》中的卷目卷数完全吻合，故知这个无序本是万历五年秋校正后的新版《四部稿》<sup>②</sup>，刊刻时间当在万历五年润八月至十一月间，是《四部稿》一百八十卷的最佳善本。此后的《四部稿》只是在正文前加刻了汪道昆序文而已。

## 二、一百八十卷音韵批注本

2013年8月，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一百八十卷有汪道昆序的善本书《弇州山人四部稿》，索书号9151。开卷为汪道昆序，紧接着为“弇州山人四部稿目录卷之一”，下有两枚方形篆体印章：“濂臣”、“石塘章氏”。目录一百七十四卷后六卷为“燕语”上中下三卷，“野史家乘考误”上中下三卷。这部一百八十卷《四部稿》奇怪处有三。一是页上下有眉批与页脚批（写于页底边外的批语）。如第一页页脚批注“蓼楚簪切音参”，又如第三页页眉批注：“澹音，金黄色也。黄帝素问天有五气，轻天之气于心尾”等。二是，行中有夹批，内容侧重于音义。三是，该书正文前的汪道昆序，与其他《四部稿》前的序文有明显差别。该书序文中“特闻莢士摘辞，成籍具在，诸贾生近之矣”一句，他本《四部稿》序文则为：“特闻莢士摘辞，成籍具在，方诸贾生近之矣”，多出一“方”字。不仅多出一字，两篇序文笔迹粗看相同，似出乎一人之手，然细细校对，有的字笔迹有别。这说明该书序与他书汪道昆序字体有异，并非同一版。再者，序文结尾页文字出入更大，前者仅有“道昆序”三字，无书写者地望姓名，更无印章。后者有“吴门周天球书”，且有三枚印章“白玉汪氏”、“侍中司马”、“天球周氏”。还有两点十分重要，即后者全页竖线，页左下角有“唐尹刻”三字，而前者除“道昆序”三字写在竖线内，无竖线，无“唐尹刻”三字。

以上情况均说明一个事实：一百八十卷音韵批注本与王世贞其他版本并非同一版本，很有可能序文是后来加上。也就是说此音韵批注本起初没有汪

<sup>①</sup>韩国藏《弇州正集》末尾部分有《艺苑卮言》十二卷、《艺苑卮言别录》十三卷，合为二十五卷。最后六卷为《皇明盛事述》、《皇明异典述》。而王世贞万历四年写给徐子玉信中则云：“拙集四月未可全就，今先寄《艺苑》二十五卷，《盛事》《异典述》六卷。”（《弇州续稿》卷一百九十书牋“徐子玉方伯”）与《弇州正集》卷目完全一致。因时间在万历四年五月底前，故知为《四部稿》初刻本。

<sup>②</sup>王世贞于万历五年秋写给徐孟儒信中说：“秋来校正拙集……增入说部六卷，所谓《卮言别集》者，易之曰《宛委余编》，而斥《盛事》《异典》别行之。”（《弇州续稿》卷一百八十二书牋“徐孟儒”）无序本《四部稿》将《艺苑卮言别录》十三卷再增加六卷至十九卷，易名曰《宛委余编》，删除《盛事述》《异典述》六卷，与王世贞信中所言卷目完全吻合，故知无序本乃万历五年秋“校正拙集”后的新版《四部稿》，且因“校正拙集鱼豕之误八百余字”，从而成为最佳善本。

道昆序,是后来找刻工补上去,故出现了上述不同现象,从而在《四部稿》版本史上,出现一种不同于他本的新版本,其出现的时间未见文字明确记载,因其底本为万历五年秋校正八百餘错讹字后的一百八十卷本<sup>①</sup>,故而推知其刊刻时间当在万历五年秋以后。具体时间尚难确定。

这个版本对于阅读《四部稿》极为重要,是迄今发现的王世贞印数不多的一百八十卷《四部稿》的一个重要版本。

### 三、一百七十四卷《附遗家兄元美书》、《世贞记》本

清代官修《天禄琳琅书目》卷十,记载了《四部稿》的另一版本《弇州山人四部稿》(六函六十二册):“明王世贞著,一百七十四卷,分赋、诗、文、说四部,前明汪道昆序,后附世贞弟世懋书并世贞记。观世懋遗世贞书,世贞自为记云:‘敬美此书寄自豫章,垂十年矣。以其见饰之过,秘不敢示人……’据此,则此书为世贞所自刊也。当时摹刻本不能工,今世所行者皆出一版。而此本犹属明时所印,较为清朗。世贞、世懋、汪道昆并见前。”<sup>②</sup>

2013年年末,姚大勇先生赴韩国归来后,告知他在韩国发现了《四部稿》的新版本。其所言与《天禄琳琅书目》所载版本同。并将附于《弇州山人稿》一百七十四卷后的《附遗家兄元美书》和《世贞记》原文复印件带回,共三面六页。《世贞记》云:“敬美此书寄自豫章,垂十年矣……且闻在《艺圃撷馀》中行之闾矣。乃为梓拙稿之后,使子孙有操觚者,知吾兄弟一时埏篴之盛云。世贞记。”王世懋(字敬美)“以丙子岁六月,受《四部稿》于邸邸,奔走终岁”。后来写信给王世贞,时间当为“奔走终岁”后的万历五年,“垂十年矣”后当为万历十四年。由此而知,此《世贞记》与附文补刻于万历十四年,则此版本为万历十四年刻本。很可能是在原版基础上,再附刻《附遗家兄元美书》和《世贞记》。而学界一般认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本刊刻于万历五年是个误识。是错将汪道昆写给一百八十卷本(“其分部者四,其卷百八十”)的《弇州山人四部稿序》的落款时间“万历五年闰月望日”,当作一百七十四卷本刊刻的时间了。

①关于王世贞于万历五年秋,重新校正《四部稿》,并改正八百多错别字一事,见王世贞写给徐孟儒的一封信:“得足下书,知秋来苦汤药,无暇呼棹,然清梦时时落我弇州园矣……近始举一孙,兼家弟拜万寿回,跌宕杯酒间,意气差自强……秋来校正拙集,鱼豕之误八百餘字。增入说部六卷,所谓《卮言》别集者,易之曰《宛委馀编》而斥《盛事》《异典》别行之,公家赐小珰宫姬事,亦增录矣。集所以名四部者,赋、诗、文、说,为部四耳。亦《七略》遗例也。”说明这年秋天王世贞将《四部稿》做了重新校订,更正“鱼豕之误八百餘字”,“增入说部六卷”,这一改动,当必重新改版。那么是哪一年秋天呢?信中提及一个重要时间信息——“近始举一孙”。考王世贞“举一孙”的时间为万历五年九月。故推知,万历五年九月《四部稿》改版刊刻。

②《天禄琳琅书目》卷十“弇州山人四部稿六函六十二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

#### 四、一百九十卷《弇州集》本

2013年7月末,笔者于上海图书馆发现线善750447-506的《弇州集》,原以为是王世贞著作的选集,待书到手,发现封面为“弇州集”楷体大字,正文却始自“弇州山人四部稿目录卷之一”。与无序本《弇州山人四部稿》纸张、版式、字体、墨迹完全一致,双页夹缝间下端亦书“世经堂刻”。目录卷一百七十四卷后列“史乘考误”、“皇明盛事述”、“皇明异事述”、“皇明异典述”,正文于一百七十卷后紧接《史乘考误》七卷,《皇明盛事述》三卷,《皇明异典述》五卷,《皇明异事述》一卷。此十六卷的字体、版式、墨迹、纸张与前一百七十四卷同版。于是《弇州集》实为发现的《四部稿》一百九十卷本。

一百九十卷《弇州集》的出现有三种可能。一是所附《皇明盛事述》等十六卷(以下简称“十六卷”)与《弇州山人四部稿》同刊,但为单行本,与《四部稿》同时流行,后来有人将流行的单行本置于一百七十四卷《四部稿》之后,拼组为一百九十卷,重为之命名为《弇州集》。现有流行的单行本:《皇明盛事述》三卷,上海图书馆藏,线善759109-11;《皇明异事述》一卷,上海图书馆藏,线善759109-11;《皇明异典述》五卷,上海图书馆藏。足以证明其曾以单行本在社会流传,且与《弇州集》后十六卷版式为同版,皆为明代刻版。故其拼组时间当在明代。

第二种可能,十六卷来自于《弇山堂别集》中的《盛事述》、《异典述》、《奇事述》、《史乘考误》。可能是对其中内容篇幅简化后而形成的单行本,而后与《弇州山人四部稿》合在一起刊刻的,即合刊的时间当在万历十八年刊刻的《弇山堂别集》之后。查《弇州集》中十六卷内容与《弇山堂别集》(以下简称《别集》)相关内容,发现二者差距甚远。首先是卷数,《弇州集》中《盛事述》三卷,《异典述》五卷,《奇事述》一卷,《史乘考误》七卷,共十六卷。而《别集》中分别为五卷、十卷、四卷,十一卷,共三十卷,几等于前者两倍。其次,内容差别较大,原编排次序被打乱,文字出入较大。仅举一例,《皇明异事述》一卷,《弇州集》开卷即“皇明异事述”,无序。

余既有《盛事》、《异典》二述矣,复摘其稍异而不可言典,可言典而不可言盛,或人与事之约相类者,或绝相反者,别录成卷,以备黄衣虞初一晒云。<sup>①</sup>

而《别集》中《奇事述》(即《弇州集》中“异事述”)。却增加一篇《叙》,文字出入较大:

余既有《异典》、《盛事》二述矣,《异典》者,遵之自人主者也;《盛事》者,遵之自天者也。盛事之遵,无非嫩已;异典之遵,嫩居十九,疵亦居一。已乃复有遵之自天,而不可言盛;遵之自人,而不可言典;或人与事之

<sup>①</sup>王世贞《弇州集》一百七十四卷后,附“皇明异事述”卷,上海图书馆藏本。

巧相符者；或绝相悖者，为其稍奇而不忍遗之，别录成卷，以备虞初春明之一采，故不敢称稗史也。<sup>①</sup>

单就此两段叙文而言，前者并非对后者的简化，也不可能简化，因二者虽言同一事，却文字完全是两种。故第二种可能性可以排除。

第三种可能，《弇州集》为王世贞亲手所编，且时间早于一百八十卷《四部稿》。也就是说，王世贞在编纂《四部稿》之初，曾将史部编入其中，后来方从中剔除，即《弇州集》初有“史部”和“说部”，后剔除“史部”，扩大“说部”，而形成“赋、诗、文、说”四部，遂将《弇州集》更名为《弇州四部稿》<sup>②</sup>。

但是《弇州集》前一百七十四卷与通行本一百七十四卷内容版式完全相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艺苑卮言》十二卷，《宛委馀编》十九卷，两种加在一起为三十一卷。而万历四年前，《艺苑卮言》十二卷，《宛委馀编》仅十三卷，两书加在一起为二十五卷。何以见得？万历三年末，王世贞在写给徐中兴的信中明言“只《卮言》诸录亦二十馀卷，不作旧邾莒赋也”。第二年四月在与徐氏通信中再次提及《四部稿》事：

拙集四月未可全就，今先寄《艺苑》二十五卷，《盛事》《异典述》六卷，又驳书画家二种，皆足佐兄麈尾之资，馀具别楮不一。<sup>③</sup>

这两封信中的《卮言》、《艺苑》皆指《艺苑卮言》一书。那么《艺苑卮言》何时有“二十馀卷”、“二十五卷”呢？现存于国内外的《艺苑卮言》有六卷、八卷、十二卷、十六卷四种，绝无二十五卷者。王世贞信中所言的《艺苑卮言》包括“附它录为别卷”的《艺苑卮言别录》后更名为《宛委馀编》。关于这一点，王世贞不至一次提及：“余故有《艺苑卮言》六卷，其第六卷于作者之旨，亡所扬抑表著。第猎取书史中浮语，稍足考证，甚或杂而亡裨于文字者，念弃之为其敝帚不忍……合之别成四卷……更益之为十卷……里居复得六卷，名之曰《宛委馀编》。”由是可知，“二十五卷”是指《艺苑卮言》十二卷和《宛委馀编》十三卷之和。这说明万历四年四月，王世贞所整理的《四部稿》中的《艺苑卮言》与《宛委馀编》之和仅二十五卷，而《弇州集》却为三十一卷，说明一百九十卷《弇州集》刊刻时间并不早于一百八十卷《四部稿》。第三种可能也不存在。

由此而知，三种可能惟有第一种可能存在，即上海图书馆所发现的善本书一百九十卷本《弇州集》是将后来“别行之”的《皇明异典述》、《皇明盛事述》《皇明奇事述》《史乘考误》四个单行本与一百七十四卷《四部稿》合并在一起的本子，一般说来，时间当在《弇山堂别集》刊行的万历十八年前（因《弇山堂别集》中的上述四种书已扩展为三十一卷，十六卷本当在此未扩之前）。

①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十六“奇事述叙”，国家图书馆藏本。

②王世贞的《四部稿》正文称“弇州山人四部稿”，两页夹缝间上方刻“弇州四部稿”，而“四部稿”为简称。

③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九十“文部”、书牋：“徐子与方伯”，上海图书馆藏本。

综上所述,社会通常流行较多的《四部稿》是刊刻于万历五年秋之后的一百八十卷本与更晚的一百七十四卷本,两种本子都有汪道昆序。而我们发现了刊刻于万历五年秋的主流本一百八十卷的初刻本(无序),为世罕见。同时又发现两种万历五年后刊行的稀见版本:一种为一百八十卷音韵批注本,该版本于页眉和页脚处刻有批语注释,注处不多,却为他本所无。该书汪道昆序的某些字体、版式与他书有别,当出自另一位刻工(唐尹)之手;另一种为一百七十四卷本,第一百七十四卷末附有《附遗家兄元美书》和《世贞记》两文,从两篇文字记载而知,两文刊刻时间当为万历十五年后,是一百七十四卷本的一个罕见本。第四种为上海图书馆所藏一百九十卷《弇州集》本,此集将单行本《皇明盛事述》三卷、《皇明异典述》五卷、《皇明异事述》一卷、《史乘考误》七卷共十六卷,编入《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后,刊行时间当在万历十五年后,具体时间尚难确定。并同时得知,万历四年鄞阳任上刻本卷目内容与现在流行的一百八十卷本差异较大;一百七十四卷本为万历十四年删定本,而非万历五年,至少无证明为万历五年的证据。

【作者简介】许建平,男,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研究方向:明清文学。